



# 少年与海

张 炜 · 著

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最新长篇儿童文学作品  
一部植根于传统中国的儿童传奇小说巨制  
似曾相识的世界，无穷无尽的奥秘

# 少年与海

张 炜 · 著



ARCTIME  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与海/张炜著.—合肥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4.2  
ISBN 978-7-5397-7113-7

I. ①少… II. ①张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37820 号

SHAONIAN YU HAI

少年与海

张 炜 著

出版人:张克文 策 划:张克文 徐凤梅 责任编辑:何军民  
美术编辑:唐 悦 责任校对:江 伟 责任印制:田 航  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ahse@yahoo.cn

新浪官方微博: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

腾讯官方微博: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(0551)63533521(办公室) 63533531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17.25 插页:2 字数:190 千  
印 数:1-50 000  
版 次: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7113-7

定价:25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讲述这一类故事虽然多少有些冒险,但也只能如实道来。  
这些故事除了自己亲身经历的,再就是听来的,即所谓的“耳闻目睹”。

我的转述有个原则:

凡是望风捕影、极尽夸张之能事,

有杜撰嫌疑的,再有趣也要舍弃;

而那些老实本分、口齿不清甚至颇有几分拙讷的讲述,却让我极为重视。

# 目 录 MUL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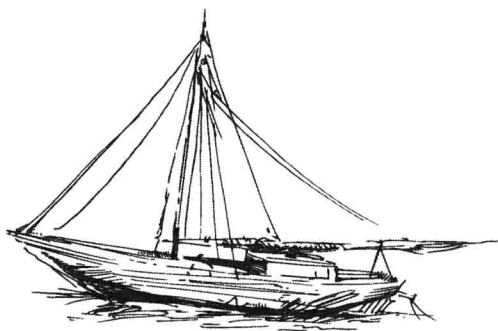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 
小爱物 | 1

第二章  
蘑菇婆婆 | 51

第三章  
卖礼数的狍子 | 99

第四章  
镶牙馆美谈 | 157

第五章  
千里寻芳邻 | 217





## 第一章 小爱物

XIAO AIWU

我这时好像有个预感，猜想是小妖怪扯着见风倒的手，他们正在树下溜达，踏着一地浅水似的月光；他们走到树影下时，他蹲下了，她的额头偎到他的心窝那儿……这样的时刻别说各种动物不再吵闹，就连风也不愿打扰他们。



少年与海

每一片果园都有自己的护园人，他们像园中霸王。在我们眼里，这些家伙个个都是凶神恶煞，可能暗中干了许多坏事，说不定会有命案在身。看看这些人的长相和打扮就能知道，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。

平时，这一带就是护园人的天下。

别看一片片果园里静悄悄的，其实就有人踞在暗处——一声不吭待上一天一夜，耐心大得吓人。一旦有哪个倒霉蛋溜进来摘个果子，他们会一个饿虎扑食蹿过去。栽在他们手里的主要是过路的渔人、打猎和采药的人，还有更可怜的——孩子们。

护园人又古怪又孤独，好人才不会干这个。能干这个的，得有杀牛的心。他们大多是光棍一根，没有家口，以海边林子为家。

比如说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老护园人是个哑巴，一辈子都干这个，平时只穿蓑衣，两臂一撑，蓑衣毛儿就耷开，像一只豪猪拼死打斗前的模样。他腰上别了一把镰刀，三句话没完镰刀就飞出来，砍死人不偿命。还有一个护园人是个矮子，身高不过一米二三，力大无穷，秃头，宽膀子，能死死压住一头黑犍牛，直到它力气使尽不再挣扎。这个矮人独自经管两片果园和一大片林子，从无失手的时候。

像哑巴和矮人这样的，在海边一带数不胜数，所以每家大人总是叮嘱孩子：千万不要往园里蹿，尤其是果子成熟的时候，走路要绕开；如果万不得已非要从旁经过，那最好闭上眼睛。

这话只有海边孩子才会明白，外地人怎么也想不出是怎么回事



事。我们一眼看到串串红的樱桃、叶子下闪闪烁烁的桃子、火焰色的杏子，心里会阵阵发痒，那时再也不想别的，只琢磨怎样立刻把它们摘到手里。这股馋劲儿谁也无法抵挡。

离我们最近的这片果园出了一件怪事：新来的护园人竟然是个傻货。这人瘦弱不堪，三十来岁，一脸憨相。我们大家暗地里议论，一致认为这是个不中用的家伙，这里交给他最好了。但是后来又有些犹豫，认为一切都不会那么简单，这家伙一定有些来历，他那副蔫蔫的样子或许是装出来的。

我们十分留意，认真观察了好久。这人奇高，个子有一米八以上，小腰却只有一拃粗，走路像女人一样扭动，又细又长的脖子上挂了一层灰尘：离近些看，发现是粗糙的斑点，就像长了细细的鱼鳞。我们估计这是长年待在海边的缘故——冬天的海风就像锉刀一样。我们都想亲手摸一摸他的鳞脖。



他有个外号——“见风倒”。

这真是一个脆弱的、朝不保夕的家伙。原来，他从小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动不动就捂着胸口倒下来——只要有一阵北风刮过来，他就“哎哟哎哟”躺下了。

见风倒住在园中小土屋里，不怎么出门。他有一支长筒猎枪，但永远也不会打响了，因为枪栓什么的全锈住了。可他几乎是人不离枪，那是他的伴儿。我们几个常常趴在小土屋的后窗上往里瞄着，想发现一些秘密。





打鱼人老万路过这儿，肩上扛着一支橹，也往小窗里面望了望，挤挤眼说：“这家伙还不知能不能挨过这个冬天哩。”

这里的冬天啊，北风刮起来让人害怕。沙子飞到空中，树枝发出“咔嚓”的响声，鸟儿大清早死在脚下。冬天里的见风倒真的凶多吉少。可冬天还远着呢，见风倒早就不出门了。他把火炕烧得热热的，小铁锅里永远有好吃的东西，那是煮花生和玉米棒，还有黄瓤地瓜。他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手按在胸口那儿，那一定是摸着不舒服的地方，他在想着一些倒霉的事。

有一只猫溜进了小屋，跳上了热乎乎的火炕，被见风倒一把搂在怀里，他们一起打着呼噜。秋天就要一点点过去了。我们几个实在忍不住，只想破门而入。这个秋天哪，树上的果子摘光了，护园人就再也不愿出小屋了。我们在门口扯起了绊绳，想让见风倒一出门就绊个跟头。

他终于出来了，仰脸看天，打个哈欠，耸耸肩上的枪，一扭一扭往前走，快要碰上绊绳那会儿，两条腿突然像跳舞一样腾挪了一下——绊绳对他毫无用处。那只猫也跟出来，一下跃上他的肩膀，接着又攀上头顶，在乱蓬蓬的头发间做窝趴下。

太阳好的时候，见风倒偶尔会头顶一只猫出来，只站在小屋门前。我们猜他在等候真正的冬天。只要一阵风刮来，他立刻就踮着碎步回屋了。

冬天来了。在一个大风天里，我和虎头、小双几个痛快地走在园

子里。沙子打在脸上，一会儿就把脸弄得像秋桃一样红。玩到黄昏时分，我们在小土屋门前唱起了歌，唱了一支又一支，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那家伙被大风吓破了胆。我们高兴地号唱。

天黑了，门开了一条缝，我们几个由虎头带头，“呼”一下钻进去。老天爷，原来小屋里暖暖的、香香的，灶里有炭火，锅里有地瓜。见风倒掬枪抱猫，模样阴阴的。这家伙从来不会笑，也不会哭。他正吃一块地瓜，还往猫嘴里抹地瓜糊糊。猫不高兴。

屋角有一只半大的羊。我们争着去抱白白的小家伙。羊“咩咩”叫，用刚生出的嫩角顶我们，顶了一会儿就逃到见风倒身边去了。羊和猫紧贴着他，一块儿偎在暖和的炕角。屋外的风声越来越大了。

这个冬天，见风倒的小土屋是最好玩的地方。这里有人正一声不响地对抗着凶猛的冬天。听人说，冬天其实是一个妖怪搞出来的：那家伙长了绿色的眼窝，身子有五头黑牛加起来那么大，每年春天要去海北，天一热就过海往南走，走啊走啊，走到十一月就来到了我们这儿。它走累了，一屁股坐在海边，望着南山，张开血盆大口喘气，把一地沙子都吹起来了。

打鱼的老万说：“你们半夜里侧耳听一听，就能听见妖怪打鼾的声音。”

他盯着小土屋，讲出一个故事：从前，有个猎人凭着过人的枪法，发誓要赶走那个妖怪。他找到了这个大家伙，想趁它打鼾的时候一枪结果了它。谁知道妖怪睡着了还睁着一只眼，早就看见端枪的



猎人了，只是继续打鼾。猎人凑得近一点，只有几步远了，这才扣响了扳机。猎人发了狠，早就装足了火药，那是能够打死几头牛的霰弹。谁知“轰隆”一声，火光一闪，妖怪照样打鼾。猎人吓得丢了枪，转身就跑，刚跑了没几步，妖怪又打了个大大的喷嚏，掀起的一大股沙子立刻就把猎人埋在了下边。

老万讲完了故事，问：“你们知道那个猎人是谁吗？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就是见风倒的姥爷。从那以后他们家个个害怕妖怪，一听到刮北风就吓得脸色蜡黄，腿也不好使了。他们这家人跟冬天有仇。”

我们听了那个故事，再也不用原来的眼光看见风倒了。原来这是个大英雄的后代啊。在大风“呜呜”响的夜晚，我们为了安慰小土屋里的人，就一块儿挤在他身边，都想问一问他们一家跟冬天结仇的事儿，最后还是忍住了。

我们一起熬着冬天，等待老妖怪返回海北的日子。

第一只蝴蝶飞来了，那只猫从见风倒头上一跃而起，扑向窗户。谁也想不到这个憨憨的见风倒手脚那么麻利，只一蹿就抓住了飞到半空的猫。蝴蝶逃出窗户，飞到了一旁的李子花中。

见风倒高兴了。不过他从来不笑，总是阴着脸。能让人看出愉快的，就是那扭动不停的腰。“这不是男人的腰。”老万说。他说以前他们打鱼的那儿也有一个人长了这样的腰，只在鱼铺里做饭，不去海里打鱼。“那饭做得真好，可惜走路像娘们儿。”老万咂着嘴，远远地

瞟着见风倒，“是男是女，看看就知道了，嗯。”

老万的话吓了我们一跳，你看我我看你，谁也不吱声。

老万笑咪咪的：“海上那个人后来到底还是露了馅，他夏天热得受不住，跳进海里洗澡，被人撞见了，嘿嘿……”

“咋回事？”

“原来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。”

多么奇怪啊！世上还有这样的人？

我们都不信：“那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就是那么回事。”老万眯着眼，不再正经说话了。待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从那以后打鱼的人都不愿理他了，也不想吃他做的饭。我只想帮帮他。那年头我家里穷，娶不上媳妇，光棍一条，就琢磨起了事儿。我让他把头发留长，等扎上了两条小辫子，就娶回家当老婆了——至今还是我老婆，能做一手好饭。”

大家瞪着眼发愣。我们当中心最细的是小双，他问：“生娃娃了？”

“啊啊，”老万摇着头，“这事儿不急的……”

可是我们都想弄清见风倒是男是女——当我们凑近了端量时，觉得他绝对是男的：嘴唇上有一层黄黄的小绒毛。不过有一点不妙：他的眉毛又细又弯，这可是个问题。

太阳晒得一地沙子发烫，赤脚走在上面真好。小蜥蜴探头探脑四处乱瞅，猫就把它们逮住了。那只羊和见风倒一块儿卧在沙子



上,被一群蜜蜂围着。见风倒袒露着上身,抓一把烫烫的沙子往肚脐上撒。

我们注视了一会儿,都跑到他跟前玩起了这个。他的肚脐像小酒盅,很深,凹着。等它装满沙子后,羊爬起来嗅了嗅,发出了“咩咩”声。见风倒嫌热,松脱了长裤翻扭着。小双掀起他的短裤看了看,他懒洋洋的,并不阻止。

小双说:“他是男的。”

大团大团的李子花开过,接上是桃花梨花苹果花。那个带来冬天的妖怪越逃越远,大概早到了海北,于是最好的春天就留给了我们。一群群绿翅红嘴鸟儿飞来了,它们在园子里忙碌嬉闹,全不理睬别人。

这算得上真正的节日。一到星期天,我们就在花海里钻来钻去,与蝴蝶和蜜蜂、各种鸟儿周旋,忘记了一切。家里大人关心的是我们和看园人的关系,担心我们受到捉弄和欺负。这次他们搞错了。说实在的,我们不捉弄他就算不错了。

这个人有点痴傻,心眼可能还抵不上我们一半。

而且这人懒得出奇,有时一整天躺在树下,只要不起风就仰脸往上看:白天看小鸟和蝴蝶,晚上看星星。这里的夜晚星星大,没有月亮时就格外大。有些动物是跟上月亮起哄的,它们在明晃晃的月光下不会安生,又飞又跳又跑,分不清是些什么东西。

半夜里,有一只狗那么大的动物“喇喇”跑在园角。说不定什么

时候,又有一只更大的动物从东到西跑过。我们问见风倒它是什么,他吸吸鼻子,侧着耳朵听,又贴在地上听,只不回答。

虎头一个人蹲在黑影里,突然神色慌张地跑过来,伸手指着一角说:“听,扑扑的,像一只大鸟。”

他的声音里透着恐惧。我们屏住呼吸。听到了,好像有一大团棉花轻轻地落在了园子里。我们吓得一动不动,身子贴在了一起。

又过了许久,再没有一点声响。小双第一个离开大家,蹑手蹑脚走向园子深处。花的浓香一阵阵钻到鼻孔里,有人打起了喷嚏。羊和猫守在见风倒身旁,快睡着了。

夜色里的花树如同一座座山峦。我们都觉得每到夜晚花的重量比白天增加了几倍,细细的枝丫眼看就承受不住了。花的山峦里藏了各种动物,有飞禽也有走兽,它们都知道那个大妖怪离开了,于是不再安生,一齐出动。

小双扯着我的手,小心又小心地来到最大的一棵苹果树下。他透过一个树隙指给我看。

那儿什么也看不清,只是一团浓黑。我们紧张极了,只听见自己的一颗心“怦怦”跳。小双转脸看我,我发现他的眼睛闪闪发亮。正这会儿,那团黑影颤了几下,发出“噗、噗”的声音,就像一只大母鸡在抖动翅膀——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,它嘴里又发出细小的“吱吱”声,就像一只轻到不能再轻的气球,只一跃就弹到了更高处——比所有的树都高。它在无数的树尖上弹跳了几次,最终不知落在了哪





棵树上。

我和小双都没看清它的模样,因为花丛太密,天太黑。但我们都一致认为这家伙的个头不小于一只大鹅,会飞会跳,身子轻盈灵巧到无法形容的地步。

第二天夜里又是相同的情形:到了半夜时分,天安静得出奇,一天星星眨眼不停,没有风;大大小小的动物开始在园中跑动,它们尽可能隐藏自己的声息。可是我们个个耳尖眼明,绝对放不掉任何行踪。大约在虎头第二次打哈欠的时候,小双的手指又竖在嘴边了。我们捕捉那“噗、噗”的声音。

那个古怪的飞禽或走兽又一次神秘地降临了。

我和小双、虎头三个人猫腰钻过几棵树,然后大气不出地趴在地上。虎头怀里抱着猫,他有自己的盘算。

半个钟头过去,四周静得吓人。小双又伸出了手指。不远处有“呼呼”的喘息声,就像一个小孩子疯跑之后大口喘气。虎头激动得快要哭了,扯扯我和小双,一丝丝往前爬。

当我们离那喘息声越来越近时,它反而一点声音都不再发出。这家伙多么狡猾。可是我们都看到了:在最高处的一个树丫上,沉甸甸地压了一个东西,像石头一样。它比鹅还大,头是圆的,正轻轻转动,像在寻找什么。

我们正在凝神,虎头突然把手中的猫往树上一擦。

猫的眼睛比我们尖多了,它早就看到树尖上的家伙了,一直在